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建构、历史演变与当代设计转译研究

年政旭¹ 吴鑫馨¹ 孙旭¹ 贾涵迪¹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春节图形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的核心载体, 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时间意识、原始信仰与伦理观念。本文以索绪尔符号学“能指-所指”理论为核心框架, 结合情感化设计中的记忆符号逻辑, 系统剖析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生成机制、历史演变脉络与当代转译路径。研究发现,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过程呈现“文化内涵提炼—能指系统建构—所指意义锚定—结构方式联结”的完整逻辑链, 其历史演变历经“萌芽—发展—成熟—转型”四个阶段, 当代转译需兼顾感官与行为记忆的双重唤醒。通过分析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织绣等载体中的春节图形(如秦琼敬德门神、鱼纹剪纸、“福”字造型等), 揭示符号化与历史演变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价值, 为传统图形符号的现代设计应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春节图形符号; 符号化; 历史演变; 能指与所指; 视觉传达设计; 转译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0

一、春节图形符号化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维度

(一) 符号学框架: 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建构

“视觉识别设计的 历史渊源及对中国的影响和视觉识别设计美的演进因素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为春节图形符号化研究提供核心分析工具。春节图形符号的“能指系统”表现为具体的视觉形态, 涵盖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织绣等物质载体中的人物、动物、植物、汉字四类题材。人物题材中, 陕西凤翔的《坐虎秦琼敬德》年画以夸

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游鱼形态, 成为“连年有余”符号的视觉载体; 汉字题材中, 各种变体“福”字通过笔画的艺术化变形, 形成多样化的能指表达。

“所指系统”则指向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秦琼敬德门神对应避灾驱邪的信仰诉求, 鱼纹剪纸关联子孙繁衍、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福”字造型则凝聚着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五福”理念。二者通过标识、象征、谐音、再现四种结构方式建立稳定关联, 如鱼纹通过“鱼”与“余”的谐音实现能指与所指的联结, 构成完整的符号系统。

(二) 文化内涵: 符号化的价值根基

“传统春节是中国人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综合影响的结果, 而传统春节图形符号则是这种结果的外在圆融表达。”春节图形的符号化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内核。从精神价值层面, 承载着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 从民俗生活层面, 凝结着岁末祭祀、团圆祈福等生活实践的集体记忆, 如天津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中, 童子抱鱼的造型再现了春节团圆祈福的民俗场景; 从审美范式层面, 延

作者简介: 年政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吴鑫馨(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孙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贾涵迪(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续着对称饱满的构图、鲜明浓烈的色彩等传统艺术特征，如四川绵竹的《天官赐福》年画，以红、黄为主色调，构图对称均衡，彰显传统审美特质。这些文化内涵为符号化提供了丰富的意义来源，确保符号在历史传承中保持文化辨识度。

（三）记忆符号属性：情感共鸣的生成机制

“情感不只来自于感官直觉的激发，更是产生于对岁月的回顾和经历的记忆。”依据情感化设计理论，春节图形符号兼具感官记忆与行为记忆双重属性。感官记忆符号通过视觉（如《富贵牡丹》织绣的艳丽色彩）、触觉（如蔚县剪纸的镂空肌理）等刺激唤醒文化联想；行为记忆符号则依托“贴春联”“剪窗花”等民俗行为强化体验认知，如山东郯城的门笺剪纸，张贴时遵循“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红，五子登科”的色彩顺序，这种固定的张贴行为成为符号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作用，使春节图形符号超越单纯的视觉符号范畴，成为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文化的情感纽带。

二、春节图形符号的历史演变脉络

（一）萌芽期：先秦至秦汉——祭祀为本，符号初现

“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的多元化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群体都要寻找和保留文化的根脉，“和而不同”，这“不同”恰恰就是此群体之文化区别于他者之处。”以春节图形符号为例，先秦时期，春节图形符号以祭祀场景为核心，处于萌芽状态。当时岁首祭祀是核心民俗，图形符号主要用于记录祭祀行为，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以五人一组拉手舞蹈的造型，记录了先民年终祭祀的场景，成为最早的春节相关人物题材符号。这一时期的动物题材符号多为图腾崇拜的延续，如仰韶文化半坡型彩陶上的鱼纹、商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虽未明确指向春节，但为后世春节吉祥图形奠定基础。

秦汉时期，春节图形符号逐渐明确化。随着岁首时间固定（汉武帝太初元年确立正月为岁首），祭祀礼仪规范化，出现了瓦当、青铜器上的吉祥图案与文字符号。瓦当上的“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文字，丝织品上的“延年益寿”纹样，以及画像石上的龙纹、鹿纹，开始承载祈福纳吉的内涵。特别是云气纹与仙人、四神组合的图形，成为春节吉祥符号的重要雏形，如汉代铜洗上的鱼纹，已初步具备“连年有余”的寓意雏形。

（二）发展期：魏晋至隋唐——信仰融合，题材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教思想影响加深，春节图形符号题材进一步拓展。佛教中的莲花纹、忍冬纹融入春节相关装饰，如墓室壁画中的莲花纹样，逐渐成为吉祥寓意的载体。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人日剪彩”的习俗，剪纸符号初现，如剪彩为人形、鸡形张贴于门户，寄托避邪祈福之意。门神符号开始从抽象走向具象，神荼、郁垒的形象在桃符上逐渐固定，成为春节门饰的核心符号。

隋唐时期，春节成为法定假日，图形符号趋向华丽饱满。唐代年画雏形出现，门神画、钟馗画开始流行，如秦琼、尉迟敬德的门神形象逐渐取代神荼、郁垒，成为民间追捧的对象。花卉题材符号兴起，牡丹因象征富贵成为主流，与鸾鸟、仙鹤组合成“富贵长寿”图形，如唐代织绣中的“牡丹鸾鸟纹”。十二生肖符号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杨执一墓志上的十二生肖雕刻，为后世春节生肖符号奠定基础。

（三）成熟期：宋元至明清——体系完善，寓意鲜明

宋元时期，春节图形符号体系逐步完善。木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年画普及，门神画、灶神画、财神画形成系列，如北宋开封市场上售卖的门神、钟馗画，题材涵盖避邪、祈福、纳财等多重寓意。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谐音吉祥图形，如“马上封侯”（马与猴组合）、“金玉满堂”（金鱼与海棠组合），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联结更加紧密。剪纸艺术成熟，窗花、门笺成为春节必备装饰，题材包括花鸟、人物、文字，如“福”字剪纸开始流行。

明清时期，春节图形符号达到鼎盛，形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特征。木版年画产地形成地域特色，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产地的年画，题材丰富、造型精美。门神符号多样化，秦琼敬德、关羽张飞、钟馗等形象并存，如陕西凤翔的《骑马秦琼敬德》年画，造型夸张、色彩浓烈；吉祥组合图形成成熟，如“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绕寿桃）、“麒麟送子”（麒麟背负童子）、“连年有余”（童子抱鱼）等，成为经典符号。织绣中的“四季富贵”（牡丹与四季花卉组合）、“瓜瓞绵绵”（瓜与蝴蝶组合），剪纸中的“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组合），汉字中的变体“福”字（如倒贴“福”字寓意“福到”），构成完整的春节图形符号体系。

（四）转型期：近现代——功能延续，形式革新

近现代以来，春节图形符号在传承传统内涵的同时，形式与载体发生革新。城市中，年画、剪纸逐渐从手工

制作转向机器生产，题材上保留经典吉祥符号，如门神、“福”字、鱼纹，但造型更简洁。20 世纪后期，春节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设计，如海报、包装中的春节元素，开始采用现代构图与色彩搭配。

当代社会，春节图形符号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数字媒体的发展使符号载体多元化，动态“福”字、电子春联、生肖表情包等应运而生；同时，传统符号被重新解读，如将剪纸鱼纹简化为几何图形应用于品牌设计，门神形象转化为文创产品图案，既延续避邪祈福的核心内涵，又适应现代生活场景。

三、春节图形符号化的生成路径

（一）内涵提炼：从文化基因到符号内核

“在我国，传统装饰图案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春节图形为例，春节图形的符号化始于文化内涵的精准提炼，核心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时间意识内涵，源于农耕社会的岁时周期，体现为年终祭祀、辞旧迎新的时间自觉，如古代“春牛图”以牛的造型象征春耕伊始，提炼出节气更替的时间内涵；二是信仰内涵，涵盖避灾驱邪、祈福纳吉、子孙繁衍等原始信仰诉求，如钟馗门神年画提炼出驱邪避灾的核心内涵；三是伦理内涵，融合儒释道思想中的仁爱孝悌、和谐共生等道德理念，如《三星图》（福、禄、寿三星）提炼出尊老爱幼、祈福纳祥的伦理追求。这些内涵经过历史积淀，成为春节图形符号化的核心内核。

（二）能指建构：传统元素的视觉固化

能指系统的建构是符号化的关键环节，表现为传统视觉元素的筛选与固化。在造型层面，提取门神的威严造型、鱼纹的简洁曲线、汉字的方正结构等典型特征，如秦琼敬德门神的铜锏、钢鞭武器造型，成为其能指的标志性元素；在色彩层面，确立红色（喜庆）、黄色（尊贵）、金色（吉祥）等具有文化寓意的色彩体系，如春节剪纸多以红色为主色调，象征喜庆吉祥；在载体层面，依托木版年画的线条张力、剪纸的镂空质感、织绣的纹样肌理，形成多元且统一的视觉表达，如苏州桃花坞年画《麒麟送子》以细腻的线条、饱满的色彩，固化为“子孙兴旺”的视觉符号。这种视觉固化使文化内涵获得可感知的外在形态。

（三）意义锚定：所指与能指的稳定联结

意义锚定通过约定俗成的文化惯例，建立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联。一方面，通过谐音手法实现意义转化，如蝙蝠纹与“福”谐音，河北武强年画《五福捧寿》中，五只蝙蝠围绕寿桃的造型，锚定“五福临门”的吉祥意义；另一方面，通过象征手法赋予符号固定内涵，如牡丹纹在织绣作品中常与海棠组合，象征“满堂富贵”，龙纹与凤纹搭配构成“龙凤呈祥”，锚定婚姻美满的意义；此外，通过再现手法还原民俗场景，如年画《灶君》再现了祭祀灶神的民俗活动，直接锚定祈福避祸的文化意义。

四、春节图形符号的当代设计转译策略

（一）形态转译：传统元素的现代重构

形态转译需在保留符号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创新。造型上，采用简化、夸张、重组等手法，如将陕西凤翔门神年画中秦琼敬德的造型简化为几何线条符号，应用于某品牌春节限定款包装的标识设计，既保留人物的核心轮廓，又适配现代审美；色彩上，传承传统色彩寓意的同时，结合现代色彩搭配规律，如某电商平台的春节首页设计，将传统红色与浅灰色调和，搭配少量金色点缀，既彰显节日氛围，又避免色彩过于浓烈刺眼；构图上，借鉴传统对称饱满的特点，融入现代设计的留白、均衡理念，如某春节主题海报设计，以居中对称的构图放置简化的鱼纹剪纸元素，两侧留白搭配简洁的“连年有余”文字，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平衡。

（二）情感转译：多感官记忆的协同唤醒

结合情感化设计理论，实现感官与行为记忆的双重唤醒。在感官体验层面，除视觉符号外，融入触觉（如某春节限定款文具套装，采用模拟剪纸肌理的纸张材质，触摸时能感知镂空纹路与纸张质感）、听觉（如某春节主题 H5 设计，用户点击春联符号时，触发传统鞭炮声与春联诵读声的音效）等多感官元素；在行为体验层面，设计互动式场景，如某社交平台推出的“剪窗花送祝福”互动活动，用户通过手指滑动模拟剪纸动作，生成个性化窗花符号并分享给好友，或某品牌推出的 DIY “福”字红包设计，用户可自行拼接不同字体的“福”字部件，强化对符号的情感认同。

（三）场景转译：跨领域的应用拓展

突破传统应用场景限制，实现多领域的符号延伸。在平面设计领域，应用于节日海报、年货包装、书籍装帧

等,如某坚果品牌的春节包装设计,将传统剪纸中的牡丹、鱼纹符号组合,印于包装表面,搭配镂空的“福”字开窗设计,兼具美观与实用性;在数字媒体领域,转化为APP图标、动态表情包、网页元素等,如某聊天软件推出的春节表情包,将“福”字、春联、门神等符号设计为动态形象,赋予传统符号趣味性;在空间设计领域,应用于室内装饰、公共空间标识等,如某商场的春节装饰设计,将放大的剪纸鱼纹符号悬挂于中庭,搭配红色灯带,营造节日氛围,同时在导视牌设计中融入简化的门笺符号,增强空间的文化氛围。

五、结语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过程与历史演变相伴相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视觉化、情感化的动态过程。从先秦祭祀场景的简单记录,到明清“图必有意”的成熟体系,再到当代的多元转译,春节图形符号始终坚守避灾祈福、团圆和谐的核心内涵,同时不断调整能指形态以适应时代变迁。其符号化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建构,实现文化内涵的精准传递与集体记忆的持续延续。

在当代设计语境中,春节图形符号的转译既需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尊重其历史演变规律,确保符号的文化辨识度;又需勇于突破传统形式束缚,通过形态、情感、场景的多维创新,赋予符号现代生命力。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新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在符号创作中的应用,以及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符号表达策略,使春节图形符号成为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当代设计中焕发持久活力。

参考文献:

- [1] 刘绍勇.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D].吉林大学,2020.DOI:10.27162/d.cnki.gjlin.2020.000239.
- [2] 童彦婷.图必有意,意必吉祥[D].武汉理工大学,2013.
- [3] 朱镔.消解设计的界限[J].21世纪商业评论,2010,(04):108-109+111-112.
- [4] 杨慧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
- [5] 张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包装工程,2008,(08):156-158+216.

A study o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transl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Zhengxu Nian¹ Xinxin Wu¹ Xu Sun¹ Handi Jia¹

(¹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symbolic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embody the time consciousness, primitive beliefs, and 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takes Saussure's theory of "signifier-signified" as the core framework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logic of memory symbols in emotive desig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ymbolic generation mechan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path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ymbol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follows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extraction – signifier system construction – signified meaning anchoring – structural mode connectio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needs to balance the awakening of sensory and behavioral memories. By analyzing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such as Qin Qiong and Jingde door gods, fish-patterned papercuts, and "Fu"-shaped decorations)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rriers like folk woodblock paintings, papercuts, and embroidery, the paper reveals the core values of symboliz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design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graphic symbols.

Keywords: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symbol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ranslation pathways.